

閩客語共同詞彙的歷史層次比較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臺北市，臺灣

閩語、客語同為漢語的大方言之一，兩者皆具有基本的規則對應，但因移民的遷徙往來或語言的相互移借，形成各種不同時代層次的語言疊積，規則對應也因而有許多不同的樣態。本文分析臺灣閩南語及臺灣客語幾種不同類型的共同詞彙，根據文、白層次的對應關係，將閩、客語共同詞彙分為「白讀層的對應」、「閩南白讀 vs. 客語主體層（文讀）」、「客語白讀 vs. 閩南文讀」、「文讀層的對應」及「借貸關係或對應關係待定」等數種類型。由這些不同類型的對應可以看出，客語與閩語對應中屬白讀層次者，多屬於該韻類的例外音讀。客語的文讀主體層次既可對應閩南語的白讀層，也對應閩南語的文讀層，前者多為口耳相傳的口語俗傳詞，後者則多為透過書面語傳入口語中的文傳詞。此外，本文也對部分共同詞彙是否為客語借自閩語提出看法。

關鍵詞：閩語、客語、共同詞彙、歷史層次

1. 前言

閩語、客語同為漢語的大方言之一，理所當然具有許多共同的詞彙，具有基本的規則對應。然而漢語方言歷經悠久的演變，因移民的遷徙往來或語言的相互移借，形成各種不同時代層次的語言疊積，規則對應也因而有許多不同的樣態。閩、客語具規則對應的詞彙有許多不同的類型，就讀音的型態來說，有本字確定且語音規則對應的晚近文讀音，也有深藏在口語詞彙中不知本字的白讀音；就來源來說，它們可能源自原始祖語的分化，也可能是各個不同時代透過讀書音的傳播而產生的，此外還有可能是兩大族群長久同居共處而彼此移借的詞彙。本文將這些不同原因形成的規則對應詞彙稱為「共同詞彙」，以與通常用以指稱源自祖語分化的「同源詞」有所區隔。

閩、客語不同類型的共同詞彙所代表的方言史及音韻史意義是不相同的，仔細考察這些共同詞彙分屬哪一個類型，有助於我們探討方言的形成歷史以及閩、客兩大方言之間的關係。欲探討這些不同類型的共同詞彙，首要之務便是釐清這些詞彙讀音所代表的歷史時間層次，也就是文白異讀的時間層次。本文以臺灣閩南語及臺灣客語為觀察對象，蒐集若干具代表性的不同

類型的共同詞彙，根據文、白層次的對應關係，將閩、客語共同詞彙分為「白讀層的對應」、「閩南白讀 vs. 客語主體層（文讀）」、「客語白讀 vs. 閩南文讀」、「文讀層的對應」及「借貸關係或對應關係待定」等數種類型。¹由於閩客共同詞彙有這許多不同的類型，閩、客族群關係也就有不同的深層與表層關係，需一一辨明始能論定，本文也將討論不同層次對應所透露出來的方言關係及音韻史意義。以下二至六節分別討論這五種不同的類型，第七節則為結論。

2. 白讀層的對應

閩、客語都各有一批源自相當古老的上古漢語的語詞，分屬各自語言的白讀層。這些源自上古漢語的共同詞彙就形成白讀層的對應。例舉如下：²

2.1 我

臺灣閩南語	gua3
臺灣客語	ŋai2

第一人稱單數代詞的本字閩、客皆為「我」字。-ua 與 -ai 分別為閩、客語上古歌祭部字的規則讀音，屬白讀層。臺灣閩南語歌祭部讀 -ua 者尚有歌韻的「大 tua6、拖 t^hua1、歌 kua1、何 ua2」、泰韻的「帶 tua5、賴 lua6、蔡 ts^hua5、蓋 kua5」以及支韻的「倚 ua3」等字，客語歌部讀 -ai 者相對較少，但也有「何（荷）k^hai1」（以肩舉物，現寫作「孩」，詳下例）及「個 kai5」、「大 t^hai6」等。

2.2 表「舉物」的「何（荷）」

臺灣閩南語	gia2 / giaʔ8
臺灣客語	k ^h ai1 / k ^h ia2 / k ^h iaŋ2

臺灣閩南語表「背負重物」、「用雙手或肩背舉起體積很大的重物」的 gia2，與臺灣客語表「以肩舉物」的「k^hai1」應為同源詞，本字為「何（荷）」。³閩南語讀《廣韻》平聲「胡歌

1 閩語文白層次複雜，客語則相對單純，為求簡化，除必要說明者外，閩語僅區分文、白兩類，以與客語比較。

2 本文所用語料，臺灣閩南語部分為筆者的母語，另參考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有關腔調差異的部分，就筆者知識所及盡可能羅列，然大部分並不影響本文之分析。臺灣客語部分為筆者調查所得，包括四縣腔、海陸腔及大埔腔，另參考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及徐兆泉 (2009)；羅列語料時，各腔調發音一致時只列一音，各腔調發音不同時，依四縣、海陸、大埔的順序列出，並以斜線 / 隔開。本文聲調的標示方法為：1- 陰平、2- 陽平、3- 陰上、(4- 陽上)、5- 陰去、6- 陽去、7- 陰入、8- 陽入，四縣與大埔不分陰陽去，然為方便對比，凡海陸讀陽去調而四縣、大埔讀去聲者，一律標第 6 調。

3 楊秀芳 (2014:219-220) 認為閩南語表舉抬擔負義的 gia2 本字為「捷」，為「揭」字透過形態構詞而產生的音義。然「捷」

切」：「《說文》：『儻也』」，客語讀上聲「胡可切，上同（筆者按：指「荷，負荷也」）」，濁上歸陰平。-ia 與 -ai 分別為閩、客語上古歌祭部字的規則讀音，臺灣閩南語歌祭部讀 -ia 者尚有歌韻的「鵝 gia2」、支韻的「奇 k^hia1、倚（站立）k^hia6、寄 kia5」以及泰韻的「艾 hiā5 / hiā6」等，客語歌部讀 -ai 者如上文例舉。據杜佳倫 (2014:164–165)，閩南語 -ia 與 -ua 均屬反映古歌祭元密切對應關係的韻讀。故閩南語 gia2 與客語 k^hai1 的對應亦可視為白讀層的對應。

閩南語的 gia2 除了背負重物的義項之外，也用在非賓格 (unaccusative) 用法，如「gia2 kua5」（蒸汽使鍋蓋掀開）、「gia2--k^hi3-lai2」⁴（指病痛、血壓、火氣、物價等非主事者有意志為之的事物發作、上升或上漲等）。⁵此外，表上舉物品也可用「gia2」，但此義項與另一入聲讀音「giaʔ8」似有方音之差異，如「gia2 / giaʔ8 ho6 suā5」（撐傘或手持雨傘）、「gia2 / giaʔ8 tik7 ko1」（高舉竹竿）。「gia2 / giaʔ8」還用於用手持拿筆或筷子等並不沉重的細長物品，如「gia2 / giaʔ8 pit7」（拿筆）、「gia2 / giaʔ8 ti6」（拿筷子），或是身體部位自主性的上舉動作，如「giaʔ8 t^hau2」（抬頭）、「giaʔ8 ts^hiu3」（舉手）。楊秀芳 (2014) 認為 giaʔ8 的本字為「揭」，與 gia2 屬歌、祭、元對轉的形態構詞關係。⁶從詞彙語義來看，閩南語 gia2 與 giaʔ8 的義項，正好對應於客語「k^hia2」一詞。「k^hia2」的核心語義為「提、舉」，可用於「以手持物」，如「k^hia2 pit7」（拿筆），或上舉物品，如「k^hia2 tsal e3 / k^hia2 tʃal ə2」（撐傘）、「k^hia2 k^hi2 e3 / ə2」（舉旗子，也比喻居於領導地位），身體部位自主性的上舉動作，如「k^hia2 theu2」（抬頭）、「k^hia2 su3 / ʃiu3」（舉手），也用於非賓格用法，如「k^hia2 ŋa2」（種子發出嫩芽）、「k^hia2 hi3 loi2」（指病痛、血壓、火氣等非主事者有意志為之的事物發作或上升）。「k^hia2」也有「以肩舉物」之意，主要見於海陸客語，遠藤雅裕 (2016:15)、范里 (2020:38,143) 及 Schaank (1897:160) 均有記載。由海陸客語「k^hia2」及臺灣閩南語的「gia2」同時具有以肩舉重物以及上舉物品、上舉動作、以手持拿細長物品及非賓格用法來看，這幾個義項應具有密切關係，其本字也是「何（荷）」，閩南語的「giaʔ8」則為與「何」具形態變化關係的「揭」。然客語歌部讀 -ia 者僅有「mia1」（撫摸）一詞可能為「摩」字，仍有待更多證據證實。臺灣南四縣客語表「以手持傘」用「k^hiaŋ2」，⁷與「擎」音義俱合。然《說文》無「擎」字，此亦似為後起字。客語內部「k^hia2」與「k^hiaŋ2」可視為同源詞，具陰陽對轉關係，由此可知「k^hia2」並非由閩南語借來。

為漢代文獻才出現之後起字，本文認為應有商榷的空間。楊秀芳 (2014:211) 提及，「揭」用為「舉抬擔負」義多見於《莊子》，此義在《詩經》多用「何」字，歌、祭二部原可互通，「何」、「揭」二字音義俱近，它們在語源上應該具有密切的關係。該文注 81 亦指出此詞本字也可能是「胡歌切」的「何」字。「何」字甲骨文字形即為象形字，象人扛戈之形，本義為擔、挑、負荷之義。鑑於閩、客語都沒有元部讀法的痕跡，本文認為這一組同源詞的本字為「何」相當合理。

4 連字號「--」表示其前的「gia2」需讀本調而非變調，連字號後的「k^hi3-lai2」則讀為弱化聲調。

5 動詞的非賓格 (unaccusative) 用法指的是帶內在論元的單一論元動詞用法，通常為非意志性與非自主性的動作。

6 除了 gia2 與 giaʔ8 之外，還有表示「挑起、挖出」的 giaʔ7，如「giaʔ7 ts^hi5」（將小刺向上挑取出來），是 giaʔ8 的使動用法，也是同一組形態變化的同源詞。《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辭典》將 gia2 寫作「夯」，而將 giah (giaʔ8) 寫作「擡」，giah (giaʔ7) 寫作「攪」。

7 南四縣的「k^hiaŋ2」在部分地區也有「以肩舉物」之意，詳細的義項及分布區域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閩南語 gia2、giaʔ8 與客語 k^hai1、k^hia2、k^hiaŋ2 的音義對應複雜，此正反映早期漢語以形態變化區別音義的現象，客語更有兩種不同的白讀層次。茲將其音義關係整理如下：

	閩南語	客語
以肩舉物	gia2	k ^h ai1 k ^h ia2（海陸為主） k ^h iaŋ2（部分南四縣）
上舉物品 身體部位自主性的上舉動作 以手持拿細長物品	gia2 / giaʔ8	k ^h ia2 k ^h iaŋ2（南四縣專用於撐傘）
非賓格用法	gia2	k ^h ia2

2.3 客語江東不分的共同詞彙

臺灣閩、客語有一批字具有「閩 -aŋ / ak：客 -uŋ / uk」的對應，如「夢、腹、目、蟲、重、縫」等，此為通攝字的規則對應，屬下一節所討論的「閩南白讀：客語主體層（文讀）」。然客語另有幾個江攝字也讀 -uŋ，如學者早已指出的「窗雙」二字，以及表「瀑布」及動詞「沖」的「淙」（滕暢 2017），江攝字讀 -uŋ 在客語屬不規則、保留上古讀音的白讀音，這些字詞與閩南語 -(i)aŋ 的對應屬於白讀層的對應。

	窗	雙	淙（瀑布／沖）
臺灣閩南語	t ^h aŋ1	siaŋ1	ts ^h iaŋ2
臺灣客語	ts ^h uŋ1	suŋ1	ts ^h uŋ2

從閩、客語白讀層的共同詞彙來看，客語表現出上古音格局的詞彙相對較少，多屬於該韻類的例外音讀，閩南語則在該韻類仍能找到相當數量的規則對應詞彙。不過這也說明閩、客語均有源自上古漢語的古老成分，且由於白讀層多屬例外音讀，較隱微不彰，客語當中許多不知本字的口語詞彙，仍有許多發掘的空間。

不過，閩、客語白讀層的對應也不全是反映上古漢語的古老成分。我們知道，閩語至少可以分為三個時間層次：秦漢層、南朝層及晚唐層 (Norman 1979b)，部分韻攝還可以區分出更多不同的層次。客語的時間層次，除少數如梗攝字為文、白讀成系統出現外，其他可歸類為白讀者大多屬於零星的例外音讀，這些例外音讀雖早於《切韻》音系，但尚不到秦漢上古層次。以下再舉三例。

2.4 表「稀飯」的「糜」

「稀飯」一詞，臺灣四縣說「粥」，海陸、大埔腔說「糜」，讀為 moi2，「糜」或認為是受閩南語影響而來，客語將閩南語的 -ue「折合」成既有的 -oi 韻母（鄭曉峯 2014）。「糜」雖

僅見於海陸、東勢大埔及詔安等客語，但「糜」是相當古老的漢語詞，四縣、海陸所用詞彙不同，並不能就此認定海陸、東勢等借自閩語。有好幾個理由讓我們認為這個詞彙應屬客語所固有。其一，用「糜」的客語雖以毗鄰漳潮閩南語區的非純客住縣為主，但 1926 年版的《客英大辭典》(MacIver & MacKenzie 1926) 及以嘉應州方言為基礎的《客法大辭典》(Rey 1926) 亦有記載「糜 moi2」一詞。其中《客英大辭典》有「銕糜」(sang-môï) 一詞，意為 'pounded iron ore melted for mending purposes'，亦即加熱呈流質狀的生鐵礦，用以鑄鐵。這個用法已經跳脫「糜」為一種食物名稱的本意，而用來指物質的一種樣態，很難相信這是移借而來而非自身固有的。其二，客語稱「薄稀飯中不含米粒的湯汁」為「糜飲」(moi2 ʒim3)，閩南語則稱「飲糜」(am3 muãi2 / be2 / muẽ2 / bɿ2)，複合詞的詞序不同，「飲」字的讀音亦不同，也分屬不同的時間層次（詳下節）。「飲」的音讀既然不是借自閩語，我們也很難相信借來的「糜」能夠與固有的、詞義相當古老的「飲」結合成複合詞。其三，以嘉應州方言為基礎的《客法大辭典》中有「糜」亦有「粥」，但在「糜」下註「『粥』在使用上更普遍 (Synonime de 粥 tchoũc qui se dit plus généralement)」。 「糜」有「糜飲」一詞，以及「食大麥糜講皇帝話」與「糜米煮三餐食糜」等俗語，可見「糜」是平民日常生活可以接觸到的食物；「粥」則多為現代各種粥品，如「雞粥、生魚粥、番薯粥、豬肉粥、麥粥、薏米粥」等，構詞能力較強。綜合《客法》「糜」與「粥」的分布，詞義相當古老的「飲」用「糜」而不用「粥」構詞，而「粥」所構成詞彙多屬現代新興時髦之物，我們合理推論客語「粥」才是後起的，可能借自粵語，在嘉應州客語中將「糜」逐漸替換掉了。

語音對應方面，客語各地都讀 moi2，相當一致，反而閩南語有 be2、muãi2、muẽ2 等不同的讀音（鄭曉峯 2014），事實上並沒有證據證明客語的形式一定來自漳潮型的韻母 muẽ2。在客語的對應方面，「糜」為止開三支韻唇音字，支韻開口雖沒有明確讀為 -oi 韻者，但合口字有不少讀 -oi 韻者，如「睡」、「吹」、「炊」等，同為止攝的「衰」也讀 -oi；唇音字常有開合口混亂的情況，「糜」字讀 moi2 在客語實為合理的讀音。此外，四縣和海陸客語都有「moi3」一詞，表示「沒有牙齒，用牙齦磨食」以及「稀爛貌」，徐兆泉 (2009:850) 認為即「文彼切」的「靡」字，引《莊子·齊物論》：「與物相刃相靡」，以及《荀子·性惡篇》註：「靡，磨切也。」本文認為可信。如此，則止攝開口支韻字有「糜」、「靡」二字都讀 -oi 韻，音韻上的對應更加清晰了。

至於客語 -oi 與閩語 -ue 的對應，由於止攝字各方言都以高元音為文讀音，這組對應屬於白讀應無疑義。杜佳倫 (2014:261) 將閩語止攝字的韻母分為四個層次，分別為「支脂之無別的文讀層次」、「支與脂之有別的白讀層次」、「支脂之無別的白讀層次」以及「上古歌祭部與脂之部相異的白讀層次」。根據其音韻對應，「糜」字音讀應歸屬為「支與脂之無別的白讀層」，杜佳倫 (2014:319) 並指出此層次反映自西晉以來由河北地區引進的音韻系統。客語 -oi 韻出現於止攝合口支韻（吹、炊、睡）與脂韻（衰），亦屬「支與脂之無別」，-oi 韻不出現於上古其他歌部字，並非反映上古音。據此，本文認為閩、客「糜」屬白讀層的對應，早於《切韻》音系，但尚不到秦漢上古層次。

2.5 表「(說)話」(名詞)的「話」

「講話」一詞中，名詞的「話」四縣讀 fa5，海陸讀 voi1，鄭曉峯 (2014) 主張這也是海陸客語借自閩南語的 ue6，其理由有二：一是蟹攝合口二等「話」字一般只有 fa、va 兩種形式，無讀 -oi 者；一是如同「糜」字，-ue 韻母可以折成客語的 -oi 韻，至於 v- 聲母，則是凡以 u- 介音開頭的都要變 v-。關於這兩點理由，本文的看法如下：一、蟹攝合口二等「夬」韻字客語雖然沒有讀 -oi 者，但蟹攝合口多有讀 -oi 者，如：

等第	韻	例字
一等	灰	賠梅枚媒妹背灰煨
	泰	會外
三等	祭	脆歲稅
	廢	吠

祭泰夬廢都屬於上古音的祭(月)部，然而此韻讀的音韻格局又不全然與上古音相同，也貼近中古音格局，但無論如何，-oi 應為客語固有的讀音。

二、如上一節所說，「糜」並非借自閩南語，折合之說便無音韻上的堅強理由，此外，如果 -ue 韻折合成 -oi 韻，便非 u- 開頭，何需再增生 v-？客語已有零聲母 o- 起頭的音節，若為借詞自可折合成 oi 即可。「話」讀 v- 聲母應視為客語匣母合口讀 v- 的白讀層讀音即可。

綜上所述，客語 -oi 與閩語 -ue 的對應不但不是借詞的音韻折合，反而是源自古老的同源詞對應，客語蟹、止兩攝都有文讀 -ui、白讀 -oi 的對應，閩語的 -ue 也屬白讀層，-oi 與 -ue 的對應應歸為白讀層的對應。

2.6 笑「詼」

臺灣閩南語	ts ^h io5 k ^h ue1
臺灣客語	seu5 k ^h o1 / siau5 k ^h o1

事實上，閩南語 -ue 韻並不必然對應客語 -oi 韻。臺灣閩南語有「笑詼 (ts^hio5 k^hue1)」一詞，可作名詞及狀態動詞，用以形容人事物幽默風趣、令人發笑，另有「k^hue1 hai2」一詞，意指「噓頭、花樣、把戲」，或形容風趣，其本字即為「詼諧」。客語亦有「seu5 k^ho1 / siau5 k^ho1」一詞，意指有趣、滑稽、幽默，也作名詞指「笑話、笑料」，俗寫作「笑科」。⁸事實上，「seu5

8 或以為「笑科」即本字，「科」的義項與「插科打諢」中的「科」相同，《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釋「插科打諢」：「本指戲劇表演時，以滑稽的動作或言語引人發笑。亦泛指引人發笑的舉動或言談。」閩南語果攝合口一等字也有 -ue 的讀音。然而「科」在戲曲中本指「科汎(科範)」，意指具一定規範的表演動作，為道教科戒儀範之義轉化運用而來；「插科打諢」中的「科」本並未特指滑稽性的動作，但當「科」與「諢」相關聯時，則特別強調動作的滑稽性(游宗蓉 2007:177-178)。如此，則「插『科』打諢」的「詼諧滑稽」的義項為與「諢」並用而來，「科」要能脫離「諢」單獨指稱引人發笑的幽默事物還要經過相當漫長的語義演變才是。本文認為客語的「笑科」與「插科打諢」的「科」並非相同來源。

k^ho1 / siau5 k^ho1」也是「笑詼」，為閩、客語共同詞彙。「詼」，《廣韻》「苦回切」，為蟹攝合口一等灰韻字，同韻的「灰、煨」均讀 -oi 韻，「詼」字讀為 -o 就如同蟹合一泰韻的「外」字有一讀為 ŋo6，都是發生了 oi > o 的變化。⁹這一組共同詞彙說明閩南語 -ue 有與 -o (< -oi) 的對應，間接說明了 -oi 並非從 -ue 折合而來。

附帶一提，客語也有相當數量的詞彙屬於早於中古的輕重唇不分的讀音，從聲母的對應來看，這一類也屬於白讀層的對應。但是如果進一步從韻母的對應來看，這類字的韻母在客語中通常不屬於早於中古的例外音讀，而是符合中古音系統的主體層次。本文對這類對應不特別討論。

3. 閩南白讀 vs. 客語主體層

閩南白讀對應客語主體層的共同詞彙類型占整體共同詞彙相當大的部分。閩南語層次分明，幾乎每一韻讀皆有白讀層讀音，因此白讀層數量相對多數，也較易辨認。客語並非每一韻讀皆有文、白兩讀，我們將客語讀音中與中古音對應較規則的層次稱為主體層次，其讀音大致相當於閩南語的文讀層。閩南白讀對應客語主體層占相當大的比例，其中不乏相當口語的「俗傳詞」(popular words)。前賢學者曾經舉出來的共同詞彙例也多屬此類，這也是一般印象中閩語比較古老的原因之一。

3.1 表示「殺」義的「治」

表示「殺」義的語詞，臺灣閩、客語為共同詞彙，皆可用於殺害，或宰殺牲畜禽魚，以及切開柚子、鳳梨等水果，本字為「治」¹⁰，讀音分別如下：

臺灣閩南語	t ^h ai2
臺灣客語	ts ^h ɿ2 / tʃ ^h i2 / tʃ ^h i2

「治」為止攝之韻字，之韻閩南語讀 -ai 為白讀層，臺灣客語四縣讀 -ɿ、海陸讀 -i 為規則對應的主體層。故表「殺」義的「治」是一組閩南語白讀層對應客語主體層的共同詞彙。

3.2 米「篩（籬、簾）」目

閩、客族群常見的米食點心「米篩目」，其命名由來即為將在來米和太白粉混合而成的米胚，用篩板壓或搓過孔目而形成條狀的食物。「篩」字讀音如下：

9 「外」讀為 ŋo6 僅見於「外背 ŋo6 poi5」一詞，可視為重複音刪略 (haplology) 現象；「笑詼」前後字皆為複元音，舌位變化甚至相反，在這種環境中，後字韻尾 -i 也是不容易維持的。「外、詼」的 -oi > -o 都是在前後環境中產生容易發生音變的語音條件，是內源的變化而非外源的層次疊置。

10 關於此字的考證見 Norman (1979a)。

臺灣閩南語	t ^h ai1
臺灣客語	ts ^h il / si1 / tɕ ^h il

「篩」字《廣韻》雖亦有「竹器」的解釋，然此字《說文》無，應為後起字。「篩」的本字應為《說文》「簾」：「竹器也，可以取粗去細」。段玉裁注：「俗云筴籬是也。廣韵云：『簾、盞也。』能使麤者上存，細者盞下。簾筴古今字也。漢賈山傳作篩。」又《說文》「筴」字段玉裁《注》：「按筴筴器名。以上下文例之，是盛物之器，而非可以取麤去細之器也。可以取麤去細之器，其字作簾，不作筴。」據此，用來篩選粗細的竹器本作「簾」，後也作「筴」，簾、筴為古今字之異，而漢代才有「篩」字的產生。「簾」、「筴」《廣韻》共同的讀音為「所宜切」，止攝支韻生母字。臺灣閩南語支韻讀 -ai、生母讀 t^h- 均為符合規律的白讀音。¹¹ 客語除生母讀塞擦音屬較早的讀音外，韻母及海陸的 s- 聲母均屬規律的主體層。

3.3 箸

「筷子」一詞臺灣閩南語用「箸」，海陸、大埔客語亦用「箸」，讀音分別如下：

臺灣閩南語	ti6 / tu6
臺灣客語（海陸、大埔）	tɕ ^h u6

「箸，遲倨切，匙箸」，遇開三澄母字。臺灣閩南語的讀音是端知不分的白讀層讀音，海陸、大埔客語不論聲母、韻母都屬於與中古音對應的主體層。

3.4 表示「米湯」的「飲」

臺灣閩南語稱薄稀飯中不含米粒的湯汁為 am3，寫為「泔」，其本字實為「飲」。¹² 無獨有偶，海陸客語亦將米湯稱為「飲」，讀音為 ɟim3。

臺灣閩南語	am3
臺灣客語（海陸）	ɟim3

閩、客語讀音差異巨大，層次亦不同，且閩南語將薄稀飯稱為「飲糜」，海陸稱為「糜飲」，構詞不同，這組共同詞彙並非移借而來。

11 閩南語莊組字讀 t、t^h 的還有初母的「鏟」t^huā3、「窗」t^han1，莊母的「滓」tai3，崇母的「鋤」ti2、「事」tai6 等，見楊秀芳 (1999)。

12 閩南語 am3 本字的考證詳見楊秀芳 (2000:128–129, 133–134)，該文亦提及客贛方言如秀篆、安義、南城等地「米湯」一詞中含有「飲」詞素。

3.5 表示「油炸」的「煎」

「油炸」一詞，臺灣閩南語稱為 *tsĩ5*，¹³ 大埔客家話有一詞 *tsien5* 亦表示油炸，本文懷疑其本字就是「煎」字。「煎」有去聲「子賤切」一讀。閩、客語讀音分別相當於「子賤切」的白讀音與主體層讀音。

以上所舉的「治」、「篩」、「箸」、「飲」與「煎」等詞，都是口耳相傳的口語常用詞，一般民眾對其本字也不一定知悉，符合羅杰瑞 (2007) 所定義的「俗傳詞」。俗傳詞在客語中多有讀為與中古音對應規則的主體層次者，因此，雖然客語的主體層大多可以理解為文讀音，但本文並不稱之為「文讀層」，因為這些讀音是客語在漢語音韻史的演變大勢下自身演變而來的，不是外來層次覆蓋白讀音的結果。

4. 客語白讀 vs. 閩南文讀

一般對閩、客語的印象為閩語比較古老，客語與中古音對應較整齊，因此，「客語白讀」對應「閩南語文讀」的共同詞彙乍看之下並不存在，然此並非事實。本文舉出三組例子。

4.1 粉

客語米食文化的代表「粄」(*pan3*)，其本字實為「粉」(江敏華 2018)，其讀音在聲母方面保留輕重唇不分的重唇音，在韻母方面 *-an* 為臻攝字讀為低元音的白讀層次，是中古以前的讀音。這個詞彙是道道地地的口語詞，也是俗傳詞，讀音不論聲母或韻母也都是白讀音。閩南語相應的「粉」字亦有米加水磨成液狀物的「粉漿」用法，或是綠豆或粉類製成的糕狀食品之意，讀的卻是文讀音 *hun3*。這是閩、客語少見的「客語白讀：閩南文讀」的例子。

4.2 「爭」差

臺灣閩南語有「*tsau3 tsĩŋ1*」一詞，指「失去準度、走樣」之意，「*tsau3*」即「走」，歷來對「*tsĩŋ1*」的用字則不一致，常寫作「走鐘」，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訂為「走精」，然意不甚合。臺灣閩南語另有「*tsĩŋ1 tsʰa1*」一詞，指「相差，二者之間的差異」之意，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訂為「精差」。這兩個詞中的「*tsĩŋ1*」語意相同，應為相同的語素。

我們若知道客語有「爭差」一詞，意為「相差」，讀為「*tsaŋ1 tsʰa1*」，便知閩南語的「走精」、「精差」實為「爭差」。「爭」有「差」義，在客語中常用，並有「所爭」一詞指「問題、差異」之意，如：「佢今晡日看著面色黃黃，到底係哪位有所爭？」(他今天看起來面色黃黃，

13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寫作「糰」。

到底是哪裡有問題？」¹⁴。另唐·杜荀鶴〈自遣詩〉：「百年身後一丘土，貧富高低爭幾多。」《水滸傳·第六十九回》：「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¹⁵

臺灣閩南語的「tsiŋ1」之所以用字難定，是因為 -iŋ 韻母在不同韻攝和等第中的分布很廣，有白讀的通攝三等（如「鐘」），也有文讀的曾攝一、三等和梗攝二、三、四等（如「精」）。然而一旦確定了閩南語「tsiŋ1」與客語「tsaŋ1」為共同語素，其音韻地位便呼之欲出，梗攝開口二等的「爭」字音義俱合，再無疑義。特別之處在於，「爭差」一詞中，閩南語的「tsiŋ1」為文讀音，客語的「tsaŋ1」反而為白讀音，是閩、客音韻對應中較少見的情況。

4.3 「到」手香

臺灣有一種常見的具濃烈香氣、具藥用價值的多肉植物，閩南語稱為「to5 ts^hiu3 p^haŋ1」，由於「to5 ts^hiu3」變調後與表「左手」義的「倒手 to5 ts^hiu3」發音相同，俗寫為「左手香」。然而「to5 ts^hiu3」的讀音固然和「左手（倒手）」相同，「左手（倒手）」應非本義。此植物的命名由來是由於其香氣濃烈，手一碰觸即沾上香氣，客語讀為「到手香」（to5 su3 / ʃiu3 hion1）才符合其得名之緣由。「到手香」在閩南語若讀為「to5 ts^hiu3 p^haŋ1」，其中的「到」可視為文讀層讀音，¹⁶客語「到」讀 to5 屬效攝一、二等有別的讀音，可視為白讀層。

5. 文讀層的對應

客語的文讀層即為貼近中古音系統的主體層次，它與閩語文讀層的對應也是相對多數的類別。文讀與白讀原指因讀書、口語場合不同而選用不同的語音形式的社會行為，然而使用既久，因為生活中徵引典故、精緻文物漸漸普及等因素，文讀詞彙流入日常生活中，不再以讀書口語場合不同為分別界限（楊秀芳 1993:823）。因此，歷史語言學者以語言層的觀點來探索文、白層次，著眼的是讀音層次年代的早晚，而非口語、讀書的語體之別。不過，由於文讀音與文字的結合相當緊密，近現代透過書面語由漢語共通語所引進的新興詞語多使用文讀音，便形成閩、客語文讀層的對應，例子極多，本文不特別舉例。

為了避免文白異讀的概念被狹義的認定為讀書、口語的語體之異，羅杰瑞 (2007) 提出從使用的情況來看，可將方言詞彙分為「書面詞語」(learned words) 和「口語詞」(colloquial words)，而從歷史來源的角度看，可以將方言詞分為「文傳詞」(literary words) 和「俗傳詞」。「文傳詞」指的是或早或晚已融入口語的書面語，「俗傳詞」指的是一般老百姓一代代口傳下

14 引自教育部《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網址：[https://hakkadict.moe.edu.tw/cgi-bin/gs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ttps://hakkadict.moe.edu.tw/cgi-bin/gs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he=1675647323428)
he=1675647323428，最後查詢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15 引自「潘科元台語理想國」部落格，網址：<https://blog.xuite.net/khoguan/blog/47464740>，最後查詢日期：2020 年 9 月 30 日。
此詞之考證亦獲該部落格之啟發。

16 閩南語效攝一等有 -o, -au, -a 等讀音，其中讀 -o 韻者雖亦不乏十分口語的白讀，但整體而言其時間層次不如 -a 來得早。且「到」字並非閩南語常用詞，「到」義閩南語另有 kau5 一詞。

來的詞語。這個概念可以相當適切的說明客語主體層次與閩南語的對應。客語主體層次對應閩南語白讀層的（見第四節）多為俗傳詞，是一般老百姓一代代口傳下來的，有些只有熟習韻書的人才能找到正確的本字。客語主體層次對應閩南語文讀層的多為文傳詞。文傳詞也可以是日常生活中經常聽到的口語詞，只是它的歷史來源是過去某個時期透過與文字結合而傳入口語中的。舉一個極為晚近的例子，「電視」、「電腦」是二十世紀才出現的新事物，這類詞彙固然是透過現代漢語共通語傳入閩、客語中的，但由於與文字結合緊密，客語能夠用自身語言的音韻規則讀出「電」字的送氣聲母，而不是共通語的不送氣聲母。「電視」、「電腦」等新事物是口語詞，也是文傳詞，由於漢語透過文字傳播的特性，它也不同於完全不經過系統調整的「借詞」(loanwords)。客語的文讀主體層次包含了不同歷史來源的文傳和俗傳的詞彙，它的本質與大多由外部優勢方言層疊而來的閩語有所不同。

6. 借貸關係或對應關係待定

閩、客語還有許多讀音相似，但無法找到共同來源的詞，其本字可能只符合閩南語的音韻對應、但不符合客語音韻對應者，往往被視為客語從閩南語借來。然而這些可能有借貸關係的詞彙並不一定只出現於臺灣，也出現在中國廣東省的客語分布區，因而不能簡單地認定是從閩南語借來，尤其是臺灣閩南語。其中有些過去學者認為是閩南語借詞者，從本文的觀點來看並非一定是借詞，本文暫時稱為「對應關係待定」。

閩、客語有幾組詞彙，閩語為鼻化韻，客語則為相同聲母、元音但去鼻化。就詞形來說，相同聲母、相同元音、聲調又有對應，關係理當相當密切，然而一為鼻化韻，表示從古陽聲韻演變而來，一為陰聲韻，要找到同源關係實屬不易，因此便有客語從閩語借來之說。然而此說亦非全無疑義，以下舉表「新鮮」的「ts^hi1（閩）／ts^hi1（客）」為例，說明本文的看法。

閩南語「新鮮」一詞讀為 ts^hi1，本字為「鮮」毫無疑義，閩南語山開三仙韻讀鼻化高元音，心母字讀舌尖塞擦音均為規律音讀。客語四海大平安各腔調（含南四縣）皆讀 ts^hi1，為閩南語 ts^hi1 的去鼻化音，直覺上便很容易認為客語的讀音來自閩南語。然而 1926 年版的《客英大辭典》及以嘉應州方言為基礎的《客法大辭典》皆有記載這個詞彙：

《客英大辭典》	ts ^h i1	Fresh, new, (Cf, Sin-sien)
《客法大辭典》	萋 ts ^h i	Végétation abondante. Beau; frais, nouveau. Propre, net, neuf.

其中《客法》「萋」還有「萋魚」、「萋豬肉」、「近圩食得過萋」及「洗衫洗萋萋」等詞或詞組，用法相當廣泛，閩南語不見得有此用法。本文認為，「ts^hi1」一詞的分布若非侷限於小部分地區，仍應考慮其他解釋的可能。事實上，仙韻字讀為高元音的陰聲韻也可能是一種相當早期具有南方特色的語言現象。《爾雅·釋言》「劑、剪，齊也。」郭璞《注》：「南方人呼剪刀為劑刀。」可見早在東晉時代的南方方言就有這個現象了。郭璞《爾雅·注》的南方一般通指江東、荊楚

而言，包括吳地在內（何大安 1993）。今吳語方言仙韻與齊韻都讀高元音，更有不少南部吳語方言仙韻字不但讀高元音，並且讀為陰聲韻。何大安 (1993) 將「齊仙不分」視為六朝吳語的四個層次中的「江東庶民層」的特色之一。

由於「齊仙不分」的現象與古南方方言、江東方言以及現代吳語關係密切，而閩語與吳語或古代江東方言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如果客家話具有這項特徵，它與閩語表面上的相似便不一定是晚近才發生的接觸現象，而是源自相當深層的共同關係。至於客家話具有「齊仙不分」現象的原因，則可能是客家人在歷次遷徙的過程中曾經經過這個特色盛行的地區而「習染」而來，事實上也是一種接觸現象。

客家話「齊仙不分」的例子還有表示「占人便宜」的「偏」讀 *phil*，因與閩南語形式相近，也經常被視為從閩南語借來的現象，但事實是否如此相當值得懷疑。客語四縣、海陸調值差異巨大，卻同讀陰平，而非與閩南語調值相近的調類，這種現象我們傾向不認為是直接從閩南語借來。不過這個例子由於分布情形比較不明朗，目前仍難下定論。1926 年版《客英》有「披」(*phil*) 釋義為 ‘cheap’，不知是否為這個詞彙的記錄。

7. 結論

本文選取臺灣閩南語及客語幾個具代表性的共同詞彙，根據其讀音的文、白層次對應關係，將閩、客語的共同詞彙分為「白讀層的對應」、「閩南白讀 vs. 客語主體層（文讀）」、「客語白讀 vs. 閩南文讀」、「文讀層的對應」及「借貸關係或對應關係待定」等數種類型。由這些不同類型的對應可以看出，客語與閩語對應中屬白讀層次者，多屬於該韻類的例外音讀，屬於語音系統內部音變過程中詞彙擴散所形成的「同源層次」或「內源性層次」，是詞彙擴散的殘餘形式。客語的文讀主體層次既可對應閩南語的白讀層，也對應閩南語的文讀層，前者多為一代代口耳相傳的口語俗傳詞，後者則多為透過書面語傳入口語中的文傳詞，因此，客語主體層次雖大體接近文讀音，卻不一定是由外部力量橫向滲透進來的，而是客語內部的語音演變自然形成這個貼近中古音韻格局的結構。客語亦有極少數白讀層對應閩南語文讀層，此或為客語早於中古音的詞彙擴散殘餘形式（如「粉」），也或許為客語早於閩南語輸入該詞彙。此外，本文也對部分共同詞彙是否為客語借自閩語提出看法。

引用文獻

- MacIver, Donald, and M.C. MacKenzie. 1926. *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Hakka-Dialect as Spoken in Kwang-Tung Province*. Shanghai: Kwang Hsueh Pub House.
- Norman, Jerry. 1979a. The verb 治—a note on Min etymology. 《方言》3:179–181.
- . 1979b. Chronological strata in the Min dialects. 《方言》4:268–274.
- Rey, Charles. 1926. *Dictionnaire Chinois-Français, Dialecte Hac-Ka: Précédé de Quelques Notions sur la Syntaxe Chinoise*. Hong Kong: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 Schaank, Simon Hartwich. 1897. *Het Loeh-Foeng Dialect*. Leiden: E. J. Brill.

- 中華民國教育部.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index.jsp>) (最後查詢日期 2021-02-16)
- _____. 臺灣客家語常用詞辭典. (<https://hakkadict.moe.edu.tw/cgi-bin/gs32/gswweb.cgi/login?o=dwebmge&cac>
he=1675647323428) (最後查詢日期 2020-09-30.)
- _____. 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 (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最後查詢日期 2021-06-16.)
- 江敏華. 2018. 〈客家話臻攝讀低元音的時間層次——三個客語本字的考證〉, 《漢學研究》36.3:57-89。
- 何大安. 1993. 〈六朝吳語的層次〉,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4:867-875。
- 杜佳倫. 2014.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 中西書局。
- 范里. 2020. 《新竹海陸客語音韻研究》,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論文。doi:10.6342/NTU201904309
- 徐兆泉. 2009. 《臺灣四縣腔海陸腔客家話辭典》。臺北: 南天書局。
- 游宗蓉. 2007. 〈戲曲「科譚」義界之探討〉, 《東華人文學報》11:173-205。doi:10.6420/DHJHS.200707.0173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 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 823-849。臺北: 大安出版社。
- _____. 1999. 〈方言本字研究的探義法〉.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Linguistic Essays in Honor of Mei Tsu-Lin*, eds. by Alain Peyraube and Chaofen Sun, 299-326. Paris: 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_____. 2000. 〈方言本字研究的觀念與方法〉, 《漢學研究》18 (特刊: 臺灣語言學的創造力專號): 111-146。
- _____. 2014. 〈古籍與方言所見「揭」的形態變化〉, 《東海中文學報》28:203-226。
- 潘科元. 2011. 「潘科元台語理想國」部落格. (<https://blog.xuite.net/khoguan/blog/47464740>) (最後查詢日期 2020-09-30.)
- 遠藤雅裕. 2016. 《台灣海陸客家語語彙集: 附同音字表》。東京: 中央大學出版部。
- 滕暢. 2017. 〈閩南語與客家語同源詞本字考——淙、淋、滿〉, 《臺灣語文研究》12.2:217-240。doi:10.6710/JTLL.201710_12(2).0003
- 鄭曉峯. 2014. 〈臺灣客家話中來自閩南語的單音節借詞〉, 陳麗君編《第十屆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 國立成功大學。
- 羅杰瑞. 2007. 〈漢語方言田野調查與音韻學〉,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44.2:91-94。

A Comparison of Chronological Strata for the Common Vocabulary of Min and Hakka

Min-hua Chi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The Min and Hakka dialects are two branches of Sinitic languages, and consequently both of them are equipped with certain regular correspondence; however, frequent contacts and borrowings during migrations had caused a lot of chronological strata superimposed in a linguistic system; thus, there appeared various types of regular correspondence.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ifferent types of common vocabulary in Taiwanese Southern Min and Taiwanese Hakka. According to the literary and colloquial correspondences, these common vocabularies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types: ‘the correspondences of colloquial strata’, ‘Southern Min colloquial strata vs. Hakka mainstream (literary) strata’, ‘Hakka colloquial strata vs. Southern Min literary strata’, ‘the correspondences of literary strata’ and ‘the borrowing relationships or undetermined correspondences’. In these different types of Min and Hakka correspondences, most the Hakka colloquial strata are the exceptions of regular sound changes. Also, the Hakka mainstream (literary) strata not only correspond to the colloquial strata but also to the literary strata of Southern Min; the former are mostly the popular words through word-of-mouth spread, and the latter are the literary words dispersed through written languages.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also argues against the viewpoint that some Taiwan Hakka words are borrowed from Taiwan Southern Min.

Keywords: *Min dialects, Hakka dialects, common vocabulary, chronological strata*

Corresponding author

Min-hua Chia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Taipei, Taiwan

mhchiang@sinica.edu.tw